

我从浪边来

- ① 剧本新授式，象散文。② 继承了戏剧诗一般语言的特点。
(用散文诗体写)
③ 写人与人之间的爱，真挚，细腻，不多，只假少爱。
④ 对祖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写得真挚，深切。
/ 7.14

张 颖

时 间：当代（第一场为1974年春）。

地 点：南方海滨某大城市。

人 物：

杨华曼：原名简小曼，英国嘉利贸易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后任中外合资中翔商贸大厦董事长。

路 杨：华茂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兼副总工程师。

王 剑：路杨的助理。

梅洁姗：王剑的祖母，海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容海雁：梅洁姗家的小保姆，曾化名亭亭。

白 羽：杨华曼的秘书。

王天祺：梅洁姗的丈夫，某大学退休教授。

黄 龙：海江人民印刷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余子奇：梅洁姗的秘书。

群众演员若干。

第一幕

【长堤之外，无边无际的大海，在暮霭中波涛涌动，

我从浪边来

- ① 剧本新模式，杂散文。② 情节与诗一般语言的结合。
(用诗来表现情节)
③ 写出人间大爱，让读者感动，不多几个字。
④ 对我同辈的分子要用心写得情真意切。
凡此

张 颖

时 间：当代（第一场为1974年春）。

地 点：南方海滨某大城市。

人 物：

杨华曼：原名简小曼，英国嘉利贸易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后任中外合资中翔商贸大厦董事长。

路 杨：华茂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兼副总工程师。

王 剑：路杨的助理。

梅洁姗：王剑的祖母，海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容海雁：梅洁姗家的小保姆，曾化名亭亭。

白 羽：杨华曼的秘书。

王天祺：梅洁姗的丈夫，某大学退休教授。

黄 龙：海江人民印刷厂厂长兼党委书记。

余子奇：梅洁姗的秘书。

群众演员若干。

第一幕

【长堤之外，无边无际的大海，在暮霭中波涛涌动，

简小曼徘徊在堤边，似有无限心事，间或警觉地望望四周，又退回到一棵大椰子树的阴影里。

【路杨边左顾右盼，边匆匆忙忙地走上来。

简小曼：路杨、路杨！我在这里。（从树后闪身而出）

路 杨：小曼！

简小曼：路杨，我回不去了，他们抓我！

路 杨：为什么？

简小曼：外面广泛传抄的那个手抄本《洁白的浪花》是我写的！已经让他们知道了。

路 杨：（震惊）啊！这个稿件已经被定为反党小说，说是为叛徒和告密者鸣冤叫屈。

简小曼：恰恰相反！解放前夕5.13惨案的告密者另有其人，这件事解放后已作了结论。可是这场文革一开始，就把一切都弄颠倒了。他们别有用心地抓走了我父亲、我父亲为了保护他人，被迫自杀。

路 杨：小曼啊，你写这个小说能洗刷你父亲的冤枉吗？你这下子祸闯大了，他们会把你当反党分子投入监狱的。

简小曼：看着父亲蒙冤而死，我就是能三箴其口，也管不住手中的笔啊。梅老师就是为了证明我父亲是清白无辜的，才被抓走了，至今也不知关在哪里？你说，天理何存？天理何存？林彪已自我爆炸两年了，还这样搞。

路 杨：可是现在又在那里批林批孔批大儒了。

简小曼：对了，他们的矛头是为了指向周总理，周总理关怀过这批知识分子。

路 杨：小曼，你小声点！

简小曼：我只要一口气尚存，也不允许那班魔鬼污辱我的父亲！

路 杨：（着急地）那可怎么办呢？海江市你不能再呆了。

简小曼：路杨，你能帮助我吗？让我到你的家乡去躲避一下。

路 杨：（十二分为难）恐怕、恐怕，你去不了的。

简小曼：为什么？

路 杨：（低头不语，继而沉痛地）我、我不能再隐瞒你了。我乡下有老婆。

简小曼：怎么，你已经结过婚了，你为什么要骗我？（悲痛欲绝）

路 杨：小曼，（冲过去扶住小曼）我实在出于无奈啊，我出身不好，叔叔解放后被镇压了。可我功课特别好，我家乡的乡长兼镇党委委员帮我隐瞒成分和叔叔的事情，出具证明给县招生办，我才得以考上清华大学的，乡长的条件就是……

简小曼：（挣脱路杨的手）好啊，你竟是个这样的人？

路 杨：因为我太醉心于建筑学了，可我没想到，婚姻带给我的痛苦是这样巨大，我有了学业，却人生无欢。她不但水平低，而且妒忌心特强，她骄横无礼，又是个虐待狂。再加上，再加上……

简小曼：加上什么？你别吞吞吐吐好不好？

路 杨：加上她所生的那个儿子并不是我的骨肉，她有了两个月身孕才和我结婚的。

简小曼：太残忍了，太可怕了！可是，你不应该向我隐瞒这个事实。

路 杨：我害怕失去你，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道曙光，不知不觉你已成了我生命的一半，使得我不仅向你隐瞒，也向一切不知情者隐瞒。为了学业，也为了事业和前途，我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简小曼：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有了你的骨肉，二个月了，你叫我怎么办？

路 杨：（震惊地）我该死，我该死！（跪跌在地上）老天，你惩罚我，你惩罚我吧！

【幕内声：简小曼在这里，别让她跑掉！随着人声、脚步声，黄龙带着随行人甲、乙上场。

简小曼向黄龙等人走前了两步。站定。

简小曼：请别过来！你们想要的《洁白的浪花》的原稿在这里！（把挂在肩上的小提包拿在手中）

黄 龙：请你跟我们到预审科去一趟！

简小曼：（冷笑一声）你有这个资格吗？

【随行甲、乙二人想冲上前。黄龙制止。

黄 龙：是的，我不是公安人员，我是抽去协助工作的，我奉命行事！

简小曼：今天，你大概以为我们是站在两个立场上，你是烈士遗孤，你在干着一件革命的神圣的工作，向一个叛徒或者是告密者的女儿，又是反党小说的作者实行专政是不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受人利用，做了错事！

随行甲：黄龙，别跟她磨咀皮！

随行乙：抓她回去交差得啦！哼，跟她老子一样反动，一样顽固！（甲、乙欲往前冲）

简小曼：（声色俱厉）请你把咀巴放干净点！你们给我站住！否则我把这个皮包扔进大海！

路 杨：（起立）小曼，你要当心！

简小曼：（高举皮包）这部原稿你们拿去又有什么用，将我

定罪是吗？告诉你们，它的手抄本你们是搜不完的，总有一天它会正式出版！拿去！（奋力将手提包扔向黄龙等人，然后疾步奔向海堤旁，跨过铁栏杆，纵身跳进了大海！）

路 杨：（惨痛地）小曼！小曼！（冲向铁栏杆，凭栏失声痛哭）

【夜色苍芒，偶有几条光柱照射着海面汹涌激荡的波涛，并映照在栏杆上的一个铁牌，只见上面写着“深水区”。】

【黄龙从小提包中拿出一个大羊皮纸信封后，扔掉了小提包。】

【路杨转过身，逼视着三人。】

路 杨：是你们把她逼死的！

黄 龙：一派胡言，是她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

随行甲：你是她什么人，你跟我们走一趟！

黄 龙：不要理他，我们走！

【三人扬长而去。】

【路杨拾起地上的小提包，从里面取出一个薄薄的小本子，抖出了一张照片。】

路 杨：（念）简小曼十四行诗，还有照片！小曼，小曼！（紧紧地抱住手中的东西，刹时间，电闪雷鸣，随即暴雨降落。路杨把照片小本子装入小提包，又把小提包塞进衣襟。踉跄地迈步，终于心力交瘁昏倒在地上。）

【切光】

第二幕

【海天宾馆贵宾厅。

灯光柔漫、陆离、弥漫着门德尔松的曲子。灯光如水，乐声如诉。

左边有一个小讲台，讲台下错落有致地摆着好几张纯白高档的小圆桌，两边配着精致的雕花高背椅。桌上摆着香蕉、啤酒和高脚酒杯。

【已是中年人的路杨和他年青的助理上场。

三 刘：路总，你一向守时兼惜时，今天为什么提早半小时到达？

路 杨：要做成功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今天，要成为英国嘉利公司的在本市兴建88层商贸大厦的合资伙伴以及取得承建权，非得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甚至出奇制胜才行。

三 刘：是啊，这次是强手如云，这个项目全国瞩目，听说国内实力强大的三十多家公司都表示了意向。

路 杨：对了，这是一次公开的竞投，早到半小时，是为了抢占地利，先熟悉环境，选一个好的位置，王剑，你看，坐那里好？

三 刘：这里吧！（找了一个离讲台较近又适中的位置，摆手请路杨坐下，再就坐，并从公文包取出一些资料）路总，你说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三个月前你就让我搜集资料了，现在我又有了本市最具竞争力的海江实业集团公司的最新资料。我奶奶，不，该公司的梅总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项目，作为她即将光荣退休的一个高峰，

一个漂亮的句号。

路 杨：(笑了笑)先放下来吧，王剑，你真是公私分明，跟你奶奶也打起擂台来了。

王 剑：有什么办法？！当初我毕业时，奶奶非得让我到你的公司来！

路 杨：国内以及本市的竞争对手，我已了如指掌，只是英国嘉利公司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细。

王 剑：怎么会呢，我已提供了……

路 杨：别着急，我指的是对方的私人档案，和我们打交道的是具体的人啊！

王 剑：(站了起来)昨天晚上我才收到旅居英国的老同学吴昊传来的消息。

路 杨：有新发现吗？

王 剑：有！嘉利公司的董事长爱德华年逾七旬，是地道的英国人，年轻时来过中国，精通汉语，由于年事关系，或者是那位副董事长兼总裁杨华曼小姐太能干了，许多决策权他都交给了她。杨小姐可以独立决策。

路 杨：(站了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

王 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杨华曼是爱德华的情妇；一种说法是干女儿。杨华曼是个华人，曾在剑桥大学攻读过经贸管理学学位，据说是通过爱德华的关系进去的。

路 杨：(点头)既是华人，会易于沟通些。

王 剑：不过对于所有竞投者来说……

路 杨：机会均等！（两人相视大笑）

【黄龙上场。

黄龙：路总，好久不见了！（上前握手）

路杨：（有点出乎意料）黄厂长，你也来竞投？

黄龙：那有这个实力？我们不过是一间中型的印刷厂；连想都没想过？不知怎么回事，请帖上却写着务必敬请光临，所以来看看，说不定有笔印刷业务接接。

【竞投者甲、乙、丙、丁陆续上场，梅洁嫻和秘书上场。路杨迎了上去。

路杨：梅老师，你好！

梅洁嫻：你好！

路杨：听王剑说这个项目你志在必得。

梅洁嫻：这也是董事会的决定！88层商贸大厦，高度是全省之最，太具挑战性，这样的机会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仅有的，最后的一次。

路杨：梅老师，如果你的学生我败北，我们公司五百员工将陷入困顿。

梅洁嫻：没那么严重吧！

路杨：你是知道的，半年前我们公司出现了一次失误。

梅洁嫻：责任并不是在于你！

路杨：责任在于谁都一样，江总准备引退，这个摊子已经交给我！

梅洁嫻：对不起，小路，我们是来竞投的，不是参加慈善义演。请原谅，商场无父子！

路杨：梅老师果然雄风不减当年，学生受教了。

竞投者甲：看看，都超过七分钟了，对方都没有人来！

竞投者乙：看来英国嘉利公司根本没有诚意。

【白羽小姐出场，快步优雅地登上讲台。

白羽：各位，请肃静！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英国嘉利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杨华曼小姐的秘书。现在，我仅代表杨总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本公司临时有些事情，令杨总裁无法成行。（座间涌起不信任的嘘声）各位，务必请相信，兴建88层商厦已不是意向，是志在必行的，刚才杨总裁给我发了传真作了指示，她研讨了各家公司的计划书和资料，以及参考了我来到贵市这三个月里了解的情况，已初步作出了决定。（她微笑着环视会场，会场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稍顷）决定把竞投对象缩小为海江实业集团公司和华茂房地产公司这两家公司。

【座间一阵嘈杂。有的人在交头接耳。

黄龙：（站立）既然这样，把我也请来干什么？

白羽：黄先生，把你请来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转向众人）各位先生，今后我们还会有许多机会合作，为了感谢各位的光临并表示我们的歉意，本公司已在二楼餐厅准备了酒宴，我们的总管已在那里恭候，现在恭请各位入席！还有，路总、梅总、黄厂长请稍稍留步！

【众人散去。白羽从讲台上下来，把三个烫金请柬分别交给梅、路、黄等三人。

白羽：杨总裁三天后将恭迎诸位驾临，请注意请柬上的会见时间。

【白羽与梅、路、黄三人以及余子奇、王剑握别后，五人下场。白羽向里面的一扇门凝望，那扇门上嵌了块四方玻璃。门开启，身穿玫瑰红绒绒旗袍，仪态万方的杨华曼走了出来。

白羽：妈咪！

杨华曼：他们都走了吗？

白羽：是的！妈咪，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出来见他们，要推到三天后，这不是你一贯果断快捷的作风。

杨华曼：已经非常果断快捷了，你看，我不出场，不过才几分钟，竞投就只剩下两家了，省去多少麻烦。

白羽：啊，我明白了，妈咪，太棒了，妈咪万岁！

杨华曼：看你！真是个孩子！

白羽：只是这三天，妈咪要做些什么？

杨华曼：要做的事，甚至要想的事都非常多，三天，远远不够啊！（陷入沉思）

白羽：妈咪，你……

杨华曼：（嫣然一笑）白羽，这儿是妈咪的出生地，这儿有许多妈咪终生难忘的、遗落了的故事……

白羽：妈咪是寻梦来了吗？

杨华曼：是为了几个未了的心愿，也是为了捧上对故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白羽：故国？！故土？！妈咪你还漏了一句。

杨华曼：故人，是不是？

白羽：（点头）是的，这样才完整。

杨华曼：完整，是的，这样才完整……（低迴神伤）

白羽：妈咪，你今天是怎么啦？

杨华曼：（恢复常态）没什么。白羽，我让你查找的那对渔民夫妇有消息没有？

白羽：我一到这儿，就向厦门民政局发传真，按你给的地址、姓名，让他们帮忙寻找。

杨华曼：有了消息吗？

白羽：有了，昨天看妈咪刚下机，有点疲倦就没有告诉你。那边的民政局非常重视，调查的结果是……

杨华曼：（非常紧张）结果是……

白羽：林水生夫妇把那个小女孩送给了一对没有生育，大概当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夫妇抚养。

杨华曼：啊！（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示意白羽讲下去）。

白羽：那对夫妇是城镇的小学教师，于三、四年前相继去世。

杨华曼：女孩是不是还在当地？

白羽：女孩子办完了养父母的丧事，已经家徒四壁，她拿了一些同学们凑的路费到外地打工去了。

杨华曼：那么说，已经失去音讯。

白羽：可以这样说，女孩子开始时给她的同学写过信，说是边打工边求学，在漂泊中成长。这封信也传真过来了。（从手提袋找出了传真件）

杨华曼：（接过）啊，她叫海雁，可是她姓什么？

白羽：姓容，那对教师夫妇的男方姓容！

杨华曼：（再次松了一口气）容海雁，好，马上向各地报社联系，连登三个月寻人启事，直到找到她为止。

白羽：妈咪，这个女孩子对你很重要吗？

杨华曼：（轻描淡写）我只不过是受一个朋友的委托。

白羽：妈咪，难道你不想寻找另外一个人吗？

杨华曼：（惊异地）这个人你指的是谁？

白羽：我临来中国之前，爱德华爷爷悄悄告诉我，在上海市你曾有过一个恋人！

杨华曼：爱德华爷爷果真这么说？

白羽：是的，妈咪，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让我帮你暗地寻访。

杨华曼：根本没有那么一个人，那是爱德华爷爷太关心我了，他想象出来的！

白羽：（尖锐地）不对！妈咪，这些年来你太苦了，你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你封闭了自己的感情世界，可你一直在守望，守望着一份属于你的爱情。

杨华曼：白羽，你是这样跟你妈咪说话的吗？

白羽：妈咪，你别瞒我了，记得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我被你轻轻的缀泣声惊醒，我蹑手蹑脚下了床，从门匙洞里看见妈咪在哭泣，还呼唤着什么“阳、阳”……

杨华曼：（震惊地）你都听到了什么？

白羽：我听不清楚，好象那个人的名字叫“太阳”吧，啊，或者是那个人被妈咪当作心中的太阳！

杨华曼：（哈哈一笑）想象力丰富！白羽，我知道你爱妈咪，但是，请把这个故事忘掉！

白羽：（一泻千里）这个场景已刻进脑海深处，我永远也忘不掉了。还有爷爷，听公司的老人说，他为了年轻时的一次钟情，竟然一辈子不结婚，使得他的两任女友都受不了而拂袖而去。

杨华曼：白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白羽：妈咪，自从我的亲生父母客死英国，妈咪把我从孤儿院里领养出来之后，我的亲人就只有妈咪和爱德华爷爷了。我不忍心看到你和爷爷这样折磨自己。妈咪，你能告诉我，爱情是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心甘情愿地一辈子为它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杨华曼：唔，不知不觉我的小白羽也到了理解爱情的年龄了。

白羽：不，我不要理解，如果这么可怕和折磨人，我情愿一辈子也不要爱情！

杨华曼：对不起，竟然让你感受到这么可怕的一面。白羽，爱情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想，还是恩格斯的解释最准确。

白羽：恩格斯？！

杨华曼：是的，恩格斯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他又说过“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

白羽：（消化回味着）最高尚、最强烈，又是最个人的
.....

杨华曼：爱情是一种特别的感情，也许在最强烈的痛苦中会伴随着最刻骨铭心的甘甜。

白羽：（不解地）那不是太矛盾了吗？我真的不明白……。

【切光】

第三幕

【长堤。跟第一场不同的是长堤的栏杆比那时的漂亮、堂皇，且等距离装上了路灯。

在夕阳的金光中，路杨手捧一束白色的百合花站在栏杆前，眺望着波涛涌动的色彩斑斓的海面。路杨将百合花一枝枝投入海中。

(画外音)：小曼，这些年来，我终于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充实，为了纪念和缅怀你对我爱，对我的恩义，我只能用加倍工作来回报你，以及减轻我对你的负疚。我总觉得每时每刻你都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心坎中，并未曾稍离！小曼，在合资和承建88层商贸大厦的项目争夺中，面对海江集团公司这个劲旅，我的公司并未能占优势，由于上半年的失误。虽然这个失误我曾坚决阻止过的，可是，我是副职未能奏效，今天，上级已决定让我全面代理江总的工作了，我必须对五百员工负责啊，要扭转公司的滑坡，争取到这个项目是个关键，我该如何动作呢？英方的决策人还要过三天才到达，这三天我觉得十分漫长……。

【王剑上场，一直密切注视着路杨，脸上呈现出无限的关注。路杨回过头来，王剑走了上去。

王 剑：路总！

路 杨：你怎么来了？

王 剑：我不自量力，我想分担一下你心灵的痛苦和工作

上的压力。

路 杨：（感动地）谢谢你！王剑！

王 剑：我想去说服我奶奶，让她主动退出！

路 杨：你太不了解梅老师了，她会认为这么做是临阵退却，当逃兵，出卖原则！

王 剑：我有个预感，英国嘉利公司会因为我们公司资金周转有困难而转向海江集团公司。

路 杨：资金并不是唯一的砝码，我们要在设计创意上以及今后双方合作的前景上出奇制胜！

王 剑：路总已经找到突破口了？

路 杨：是的，修改88层商厦的设计方案，明天直飞北京，回母校请老师和同学“会诊”这个方案。要用超前的意识改善底座一至八层建筑的多功能用途。

王 剑：那我们赶紧作准备。路总要不要我陪同你一起上北京？

路 杨：不用，照应好这里的一切。现在，我命令你，找点节目，愉快地度过这个周末。

王 剑：那么路总你自己呢？你的每一个周末是否太沉重了，一大束百合花，一个失落在海水里的凄婉而美丽的故事……

路 杨：什么？你一直跟踪我！

王 剑：我不放心你！路总！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请你走出这片阴影！重建家园！

路 杨：（发怒）肤浅，十足的肤浅！什么阴影，什么家园？老婆孩子热坑头吗？你知道吗？二十二年前，一个美丽的、纯洁的、高尚的姑娘从这里（用手指栏

杆)跃下了大海,对她的死我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我做了些什么,我不但未能救助她,甚至远远没有她的勇敢、勇气,其实我应该跳进大海追随着她,陪伴她……。

【路杨身型有点摇晃,王剑扶他坐在石凳上。路灯亮了,海水在灯影星光下汹涌激荡。

王 剑:路总,路总,对不起,触动你的伤心事了,不过,你何必如此自责?!你这样善良,你怎么会害人!你应该懂得这笔帐怎么算。

路 杨:(沉静下来)对不起,我失态了!王剑,有些东西你们这一代人是无法理解的。我之所以拼命工作,钻研,并有所建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向故人赎罪。

代人对爱怜

王 剑:路总,请原谅,我触动了你的隐痛!我未能理解你的心……

路 杨:你是理解不了的,这种痛苦是最高尚的、最强烈和最个人的……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

【切光】

第四幕

【梅洁嫻家客厅。错落有致地摆放着钢琴、书桌、大书柜、沙发茶几。

【海雁正在弹奏《献给爱丽思》这支钢琴曲

【~~甚得梓岵汹轮椅上嗽得不劳吵。~~

神得梓:(突发地)不要鲍了(刚你不要悲砚蛤曲佑。

王天祺

梓